

賭棋山莊文續集

目錄

長樂謝章鋌枚如

卷一

青埕山人詩集序

校邠廬抗議序

代陳閣學

答李生書

答黃星石書

李生子昭墓誌銘

陳朱二貞女合傳

西雲札記序

答張玉珊

梅園記

張玉珊寒松閣詞序

答石生振堦

書永新郭師古古韻彙編

孝廉方正劉徵君別傳

王文勤公祠補梅記

楊太宜人壽序

常惺惺室遺稿序

卷二

六朝文絜注序

答黎覺人

答黎生

跋經義雜記

城東菊隱舊廬試帖詩序

眠琴小築詞序

答黎生

秦川焚餘草序

自怡山館偶存詩序

鄉賢謝教諭遺書序

楮其山莊表

目錄

一一

與伯潛論竹坡 寶廷 古文尙書解紛書

共明月圖跋

歸化縣學教諭紫山劉君家傳

全閩明詩傳序

烈婦周孺人墓誌銘

題秋聲館圖卷

葉長溪七十壽序

張維三七十壽序

劉母高太夫人誄 並序

董母楊太淑人六十壽序

光祿寺卿丁公神道碑

文章由內出乃可以言學言養而造境之淺深又視夫所積之厚薄情不足則浮理不足則支氣不足則剽故曰凡文論貌尤論心又曰古文宜無書不讀胸中羅有萬卷而筆下若無一字無字之字乃有萬千先生之爲說如是蓋自明其得力也近時談藝家不曰震川則曰桐城好其業者至欲升宗而祧祖而先生謂之無境亦其境之有限而已先生文斟酌至是於百年來相傳文家之正派軌度未嘗不合而閎實樸厚語語滿乎其量是編起癸未迄辛卯尤爲老境之作觀者宜有以知其根本盛大之所由憶丁丑之歲獲教門下于今

十六年先生進與言文語長心重而頻年牽於俗學扞扞然
不見此日之可惜校覽斯集又不止欲從末由之歎云光緒
十有八年壬辰受業陳寶璐謹跋

賭棋山莊集

文續一

長樂謝章鉉校題

青煙山人詩集序

今秋予就伯潛學使於贛州毗陵洪君蔭之奉其曾大父孟慈先生詩集命爲校讐且屬爲之序蓋學使將刊而行之先生北江太史之家嗣也太史氣節文章有聲天下而其忠孝之所固結尤足以激發人心先生濡染庭誥自其髫髻已異常童故業成而卓然有以自立集中山水行役諸作最勝鐫柔琢剛若見造化靈機倏來天矯紙上而其吐棄浮榮睠懷明發如絲入扣如曲出破令人慨然有不容已之思夫詩者性情事也百爲之

其有...
根萌芽天性不培方寸而願以絺章繪句爲耶予觀乾嘉之際
詩教雜而多端或矜格調或倡性靈各出智慧赫然於壇坫之
上一時才俊爭瞻赤幟乃未幾聲響消歇終歸波靡而先生胚
胎前光導源先正陶謝清芬恍或遇之其於羣局衆勢之所趨
若有意若無意乃嘆夫人必具特立之操獨至之情始能收不
朽之名以觀先生堂構作述之美較過邁之於東坡果何如耶
嗟乎喪亂以來詩書道盡故家祕篋之所傳其零落亦多矣先
生遺編既久未刻而蔭之獨能守殘抱缺卒保於兵燹遷徙之
餘蔭之誠賢矣毋亦先生之有以自永耶予弱冠讀太史卷施
閣集卽睹先生名今老矣而忽於千里之外獲與編摩之列挂

名集端謂非渡江之一快事哉學使方扶植人倫主持風教招
宇內有志之士與之相見於本原之地宜其於是集低徊不忍
置若第云表章前哲則猶是宏獎風流之末也世之讀是集者
其亦悠然有所會哉

校邠廬抗議序

代陳閣學

昔賈生之策治安痛哭流涕長太息噫何其甚哉古今能成敗天下者法而已矣漢興未久文帝謙讓特法不立耳顧不立與不行其病孰鉅我國家重熙累洽相承二百餘年固無法不立亦有法必行久之習於寬大陰構陽煽驕官猥吏鼓其機神奸巨蠹叢其隙外與法相市內與法相遁於是除害無法而營私則有法守官無法而厲民則有法民茫然不知其何謂之法法遂不能制運極變生一切便宜從事建大功立大業未嘗不越於常法之外然而於法初無害也誠以此時取法之善者復之其不善者更改之整齊之求無悖於立法之初意其勢甚便

則天下可以少休夫無法而立之法易耳法立而格不能行若有法而愈無法是法者怨之府而禍之媒也假令賈生處此恐痛哭不止於一二而流涕太息不止於六七矣嗟乎吾於林一先生之抗議所以皇皇四顧不能已也議凡四十篇大旨明法以善世求行法非求變法其有變者必其有以行之者矣吾聞之傳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蓋上之人揆道以揆法下之人守法以守道法者通於道之由也否則傳又有言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廉恥不修紀綱不明又何與於天下之大計哉方今時事尙云棘矣元氣不盡復奸宄不盡絕敵國外患方且狙伺而狼顧苟無以安民生固民心其何以堪安之固之

將奈何不壞法而已矣不壞法將奈何時時奉法而每事必求其實而已矣且夫四夷之與中國常若不及而不勝者也乃彼則既富既強夫亦恃有法耳吾聞其所爲書有曰萬國公法者彼能以法約束其民彼且將以法鉗制人國我不立法自強彼以其法肆然於我法之上智窮能索我且折入彼法以爲法雖賈生所謂跋盭癰腫厝火積薪其可憤可慮豈有若此者嗟乎能漠然不一動其心哉先生自定其顯志堂集取此議登其半以有所避忌存錄其半於家予謂所議皆爲法說爲天下說非於世有所愛憎也況其事亦莫能諱故勸培之同年盡刻之賈生之策亦稍稍施於景武之朝矣漠置於今日必將不朽於異

時且使此議常明於人人或有心者變通吾意而隱寓於常行之法之中其於天下殆不無少補矣

答李生書

子昭賢友足下刻稍清暇省生所上書文氣疎達見解邁遠知生慨然有志於用世誠難得也夫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此本吾儒分內事然有其要焉則內外交修而已矣僕嘗謂理學者不納垢於身不忘情於物力爭學派多立宗旨殆非也論語一書性道要眇之說不數見所詳辨者文行忠信之宜所講求者從政爲邦之略然顏子未得尺寸由求不過家臣而杏壇之上諸子習之夫子許之所謂用之則行此非異人任也嗟乎興言及此不獨鋪張考據者爲空談卽剽竊性理者亦何關實用雖然爲學各量其才之所能各趨其性之所近漢宋二學未嘗

無賢知之過然皆有精微自得之境專其一可矣專其一而得其中斯善矣似不必是素嘗丹過爲軒輊蓋孔氏之門尙分四科正誼明道二語千古奉爲學規謂非出於漢儒乎韓文考異一書卽近日漢學家校勘之法謂非出於宋儒乎而入主出奴何爲乎僕生平最服膺顧亭林先生之言曰窮經宗許鄭制行準程朱鳴乎此可爲通儒之識矣時文垂爲功令又士子進身之階不宜腐爛亦不宜太高古其要在不趨時不背時須知自成宏正嘉至於國初其文根柢固厚又歷世稍久故氣格自高然當其時則皆時文也袁隨園有言時文見其學而非所以爲學隨園所學固不必深求而此言則甚確安用揣摩風氣於

時文求時文乎至古文則又當別論古人以道爲文後人因文見道昌黎其最也原道原性等篇參六經之旨抗荀揚之筆非真積日久曷克臻此諫佛骨折王庭湊陽剛之氣溢於語言人文合一又因文而見道之一證也前人選本或八家或十家要以韓爲大宗柳爲別子其餘皆學韓而得其一偏維其用功之深故能函蓋一切且夫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晝了公事夜接詞人章奏書札卽有記室不過得其六七安能以我之心置人之手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則談經濟者似更當留意筆墨矣若夫用世之學誰不欲立大功建大名然亦有福命焉似不能專恃才學至一官一邑皆有濟物之權小用大用視其遇而其道

則宜預講要在多經事多讀書今方溫溫無所試經事當俟之
異時宜先讀經以養其心術讀史以擴其識量而讀史爲尤要
古今之變故事理之機緘無一不具於七部之中荀子曰法後
王年代愈近則利弊形勢大略多同近人時務之說更當博觀
而約取宜知古宜知今不知古無所法不知今無所守而統歸
於知人情情非欲之謂也私於己者謂之欲公於人者謂之情
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禮曰人情以爲田不通達人情又安能
通達治體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
故居心貴厚而處事貴諒古來絕大之經濟要不外讀書明理
而已矣不近人情雖經術湛深不足以爲治也方今時事多艱

隱憂甚大官方士習皆有難言然崇山百步時聞幽蘭盪雲浴
日起於濫觴國必有所與立人才不可限量生亦勉之而已矣

答黃星石書

星石賢友足下刻讀示作所見中竅筆足以達可謂有心人矣然似有可商者傳教固當禁而此時難於輕發誠恐內外交訐鞭長莫及衽席之變卽起同舟雖封疆大帥林立或未必有此安攘之才計惟有力爭越南勝固戰不勝愈戰保越南固戰卽失越南所失更不止於越南亦戰力戰則必有一勝且使彼知吾意不移則事機可轉夫然後操縱在我彼既有所懾服乃能徐受範圍而禁傳教之事乃可言矣蓋我之示弱久矣彼進我退彼愈進我愈退奉之若神明媚之若妾婦卽以敝省而論烏石山在省城內夷踞山上大吏且以離城十里入告矣廈門

水鹹不入口朝夕取飲於鼓浪嶼今鼓浪嶼夷樓布滿一旦絕我汲道則廈門數十萬人拱手聽命矣誠不知當日任事者之何以爲心也然閩粵二省與夷狎習官畏夷耳民不畏也且皆熟知夷之性情伎倆而能禦夷者也粵人開洋行食夷利於夷或有顧戀閩人無開洋行者視夷更不愛惜但粵人富閩人窮出力禦夷尙分難易然皆可用亦視用之者爲何人耳吾賢第二篇廣東練兵之說最爲確當不易近聞北甯克復已見電報未知確否至傳教固包藏禍心而尤患於無好守令僕前年爲做省大吏草修吏治以固民心一疏末段亦曾及之今以奉閱夫越南一事所關甚鉅苟持之不堅匪獨朝鮮暹羅等處在在

可危而臺灣物產頗豐爲寰海要區日夷垂涎未遂恐難保其
不腐聚而發難臺灣去則海道絕而七省之門戶皆搖矣涓涓
不塞流爲江河彼當日納夷賄徇夷請諸大帥參之肉其足食
乎畿輔水利林文忠著有成書言之尤詳鄙著稗販雜錄亦曾
論及此實西北根本之所在但勦費圍地太多小民又難於圖
始一舉事則謠諑紛起稍不當則極力下石文忠上此書時直
督琦侯已怒其侵官前年直隸治河當事亦頗有違言孟子曰
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天下又安得皆公忠體 國之巨室
哉僕久困場屋老得一第精神已衰功名久置之度外而且才
力駑下學識迂拘卽出亦未必有所建樹奔走南北四十年又

實見任事者之難建功立業大抵有福命焉有氣數焉曾文正
奉諱復出惟以勤字自勵其餘皆虛與委蛇其亦有見於經濟
之不易言乎茲讀來示有觸於中輒縱論之非有益於左右也
吾賢正當強仕之年績學博考時至則駕僕有厚望焉

李生子昭墓志銘

甲申予主講白鹿洞李生林來謁體碩聲宏舉止疎爽獻書一通成禮而退省其書大旨謂不喜時藝考據又非性所近欲爲經世之學敢問其途之所從入予心異之間數日答以數百言且列應讀之書數十部君得之甚喜數從予借書予行篋不能爨其求君乃搜括餐錢自走九江謀之書買卒亦無所得歸遂病皮膚斑紅起粟醫來視曰痘也急藥之當無害然君似自知其不起呼其友爲寫遺誥所言於死生之際灑然其友信其家越十日弟柎奔視是時君向愈矣侍疾者皆慶又十日驟變遂卒嗚乎悲已柎持其喪歸盡出其生平未了之業凡數十百紙

具行略遠請爲銘予反復再四見其安貧勵學日鞭其心真有志士溝壑之思金石爲開之勇惜叢雜未足成書謂宜留之家以示後人嗟乎君居深山之中見聞未廣未交賢豪長者而獨能高望遠躡不與俗伍其得於天可謂厚矣然其獨居深念中夜起立招古人於一燈之旁闢絕徑於殘書之下舉人世之可欣可羨不一動於心若攫疾痛若迫饑寒其刻苦之功焉可誣耶君若有年吾道有難至之境耶按略君字子昭萬年人縣學廩膳生員卒年二十有八曾祖元英祖慶頤父森榮皆隱德不曜祖母聶氏母彭氏尙在堂妻陳氏男子子三女子子一男長成章方就傅葬尙需時求豫銘以待略又言君曾司社倉出納

隨宜衆服其公鄉俗好博好習優君篤勸嚴阻人遂不犯予謂君方以天下爲己任此區區誠不足爲君輕重第以君之歿也其執友莫不哭書院吏役亦稱其不預戶外事太守江甯王公大令博白朱公見其文深爲惋惜君之取貴於世如此則其立身不苟無惡於鄉枻之言益可信矣予識君方逾月相見不數面稔其才美方思相深以觀其成而詎知其竟長往耶君少孤聞其父死時年與之同今祖母七十餘母五十餘一棺歸來重聞相弔回思疇曩其沉痛必有百倍於尋常者而其妻若子又將何以爲生乎君卽靈爽不昧吾不願其有知也銘曰

玉有英竹有籀泉涓涓未出壑矮屋半間竦秋鸚秀才欲攻天

下錯五老聞之亦驚愕
鶴鶴夜啼聲獨惡
弱弟呼天與鬼搏
萬夢沉沉一夢噩
三寸桐棺何蕭索
我文慘淡我銘恪
神龍藏尾安爾魄
芑爾佳兒能著作

陳朱二貞女合傳

陳葆琴字貞卿廣西臨桂人許博白朱慶鉞年二十慶鉞歿女偵得訃蓄利刃將以身殉家人知不可終祕也乃相向號眺要以苦語女允不死而志在守貞其同產兄葆恩官貴州女訣以書數百言大旨謂賦命如此無可轉移但聞女老於家其家不與父母養育深恩不能報人言若信造孽更重不祥之人決計歸終朱氏書未達適八月秋試慶鉞之黨悉萃省會女從兄葆貞遂持女書示諸朱並道女意九月遂自博白來迎入門斬衰奉木主成禮族戚來觀皆大哭失聲撫兄公之子錫稜錫祀爲嗣越一年而朱貞女繼之

朱貞女者陳貞女之夫之猶女也名麗貞字佩蘭性剛斷無俗態許浙江淳安何桂生女之父桂生之父同官四川交相善也未婚而桂生歿時朱公適守嘉定方閉院校士日半昞諸子涕淚奉髮至曰妹聞壻耗必死必以守決矣母勸之弗答矣翦髮所以志也敢請朱公愕然旣而掀髯曰噫有女如是吾幸矣以翦與髮寄何氏逾年送女之成都女毅然登輿入門謁姑婉言曰死者不幸重遺父母憂今復慘戚是益死者恫也姑爲止哭撫兄公之子祥保爲嗣二女皆通書皆課子嚴陳朱爲廣西巨族簪纓林立聞其事者上自士夫下暨僦從莫不欷歔動色曰松柏有本性桂林無雜木匪獨二貞女非尋常巾幗所敢

望朱之父陳之兄蓋亦深明大義者也

論曰陳貞女者今南康府星子知縣朱君錫祁之叔母朱貞女則其同產之女兄也予始晤朱君於南昌寓齋見其開爽有幹濟才既詢家世乃知其諸父羣從自己酉逮甲子皆與予爲同年生及予來白鹿洞主講席益與君親杯酒深談君爲述二貞女遺事甚悉且請爲之傳或曰生傳非古也然婦人無外事一節可概終身李翱作楊烈婦傳則生存者因用其例舉大端載於篇至貞女之家世及所爲詩文則事略具在不贅遂復推而論之曰昔劉向傳列女記齊女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遂入持三年服此旣親迎未合昏而守貞之證也鄘之柏舟爲共姜

守義之詩其詩曰髡彼兩髦說者謂髦爲人子事親之飾禮冠而後娶加冠則髦不見今言髦不言冠則共伯未冠未娶而共姜爲室女此則六禮未行未親迎而守貞之證也自明以來節婦貞女之旌典至於今數百年垂爲定例子官京師見大吏以此特 奏者歲不下數四皆蒙 恩優許此則過門守貞爲國制所褒異難能可貴之證也而明儒歸有光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者也女子固不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山陽魯一同駁之曰異哉歸子爲是言也在室之女與未仕之士一爾女未嫁而身許夫歸子以爲無廉恥士未

仕而身許國歸子亦以爲無廉恥乎歸子謂女子未有以身許人者不自許爾父母許之則終許之矣假令其父母既許甲又變許乙亦以不知其身之誰屬而從之乎六禮不備謂之奔先王以恤夫不能備禮而失時者非淫奔之謂也今人守志不改適且爲之死而歸子禁之曰是奔也此宜商鞅之法所不忍而謂先王之意乎夫禮之不行於今多矣歸子引曾子問婚有日而婚有父母之喪使人致命於女氏既免喪不娶而後嫁之使今日有爲此者豈不大怪矣乎嗟乎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而予謂尙不止此古者霜降迎女冰泮殺止大期不過百日意外之變自少今則不然自納徵以迨親迎近或數年遠或十餘年

有事或遲至二十餘年此十餘年二十餘年間女雖依然在室乎誰不知其爲某氏婦者卽女亦詎不自知爲某氏婦者乃一旦忽遭變故去舊姻求新特而漠然曾無所顧惜焉曰吾行古禮固應爾耳夫禮而乃如是之忍心寡恩耶蓋自明哲保身之說眞解不明於天下而至性獨行卓絕不易爲之事世皆以爲不合於中庸而其所謂中庸者大抵揣摩趨避惟便私圖而時引古義以文其不肖殆不止一二數矣若歸子則猶不過好爲高論而已矣且彼亦知貞女之關係尙不止一身之名節哉吾鄉前雲南巡撫林公鴻年其女孫字於李將嫁而壻歿壻之母適室也李翁故有嫡子或議妻子殤可不立後其母念獨子痛

欲死女聞之涕泣請行巡撫之母章鉅之祖姑也知詩通書史好以節義語其家人女耳熱心慕至是竟行其志既至李李爲立後而庶姑遂得無恙李氏子遂立主祠廟是女能使死生皆無憾也章鉅曾見 國史儒林傳其第一人則崑山顧炎武也而炎武之母貞孝王氏則亦未婚守節者讀亭林文集先妣王碩人行狀肅然起敬母爲一代完人子爲一代儒宗非是母安得有是子哉而魯一同所記沈貞女守壻極六十有五年足未嘗踰戶限火作女不肯出攀柩大號列屋皆燼女所居故草舍獨無害精誠所激鬼神且默護之而人願訾議之豈其不樂成人之美耶是貞女者古所甚許亦天所甚惜蓋其所全者大也

嗟乎朱君天荒地老二女同心是真君家門戶之光矣

贊曰百粵之西朱陳之村女貞交蔚各青其門陳女許朱朱女
許何百年婉變視此絲蘿陰風颯至鬼伯鬢鬢朱郎何郎相繼
不起從一以終吾言必踐二女睢盱長刃短翦朱父唯唯陳兄
嘻嘻與其死別曷若生離告兩壻家以素車來返魂無香懷清
有臺麻衣登堂哀哀明發陳女有書朱女有髮書卽遺誥髮爲
斷梗匪書匪髮正氣耿耿春非我秋我儀我特實維
我憂一絲萬古一紙千金女名女字兆女以貞
陳字貞卿服婦
朱名麗貞
之服死可耐也無子有子天所顧也粵山特起粵水清瀾請立
一鄉曰雙貞里

西雲札記序

癸未章鉅在豫章獲見鄉先生西雲李氏詩文集其言真樸有關係詢之人乃知吾友荷紳大令之先德也既而大令復出先生所爲札記請爲序將付之梓大抵上稽經典下考子史而尤注意於小學蓋實事求是之家法也爲之反覆不忍舍嗟乎吾閩自龜山得道南之統而集大成於考亭數百年來一以朱學爲職志讀四子書內外注不敢蹉跌一字而又廣搜或問語類以及蒙存淺達下逮大全匯參其書滿室卽五經自程朱外亦惟蔡胡陳之說是守不如是者雖博猶謂之雜延至乾隆中葉紀文達朱文正相繼視閩學以淹洽倡庠序於是高才輩出星

聯霞蔚或通九經或通十一經或通十四經且並逸周書竹書紀年山海經管荀老莊諸子凡稱爲周秦古書者莫不張皇幽眇見之文字老生宿儒雖未嘗不謹守朱子之法然其議論則有加焉見聞則有進焉乃相與立爲讀書樹榭中名宿如梁九山宮詹林樾亭大令龔海峰太守十數公皆讀書等身著書等身最後陳恭甫侍御出以沉博絕麗之才專精許鄭建漢學之赤幟先導者爲林暢園鄭西霞諸公羽翼者爲萬虞臣薩檀河謝甸男諸公其時先生之同郡王虛谷之經義林紉秋之詞章皆有盛名而先生獨歸心樸學兼擅著作非所謂質有其文者耶嗟乎千里同聲一何盛也而今其可再得耶章鉉竝謂學術

一道因時而變亦因人而興窮則必反能者居風氣之先皆可以取大名攷訂之學至國朝極矣然錢惠江戴諸家精益求精之時而姚惜抱已有異議沿及方存之孫芝房目擊喪亂太息人才之衰歇遂集矢於考據家彼其言皆自許爲世道計矣豈知今日者漢學旣熄宋學愈荒苟非科舉之故卽程朱之遺說其不憖置於耳乎故吾謂無論爲漢爲宋如有學焉皆可寶也况嗜學而又居官無忝如先生者豈非難能可貴而官與士所當奉爲圭臬哉嗟乎哲人不作流風漸替章鉉嘗見九山樾亭暢園諸遺著殘本零編流落市肆人視之都不甚愛惜今荷紳官雖不得意而獨能守其家學校勘刊布先生可謂有子矣

此不過一隙自陳一義豈能有加於諸老先生哉故其中多采成說衛正叔禮說所謂惟恐其不出於人也但前賢亦有過尊宋本之病如平津館所刻說文其中繆字殊多卽如首卷玉部球字球玉磬也平津館本誤磬爲聲球與璆同璆有聲訓以聲訓球古未之聞而得以宋本爲善乎不論義之是非第論本之今古是則嘉道以來學人之一蔽也文章天下之公器著述非以爲名鄙人迂拙所作皆不敢自信惟生平持論以真爲宗今之所謂真古之所謂誠也故必有所見而後言之至詩文則有關於知人論世之學尤不敢以鋪張假借爲能

梅園記

平江張公陳臬吾聞時予官京師未及見也先是予游秦公泣
甘肅予曾從謝蔚青呂曼叔兩觀察讀公唱和之篇公亦由二
君見予詩蓋相知名者久矣光緒甲申江右潘偉如中丞陳伯
潛學使延予主白鹿洞書院予遂來豫章公屈尊先過訪報謁
公接之古寫韻軒窗檻高爽水竹花石皆有出塵之致與凡爲
官舍者不同其冬予以山居病寒復至章門就醫公聞之喜招
與同住乙酉春遂移硯於大雅堂大雅堂者公將居此選定唐
詩者也予因得周覽浣花池吟香亭竹廊菊圃冬香室諸勝而
知其統名曰梅園公以諸生治兵有聲厯官至今職戰功在楚

越政績在隴與閩 帝旌其能民戴其祐駸駸將大用而公俯仰時故有感於古人進退之大義乞病而歸是時吾鄉沈文肅公方督兩江深惜公才且欽公清節留總江西鹺務治事之區湫陋無規模乃度土營宅以處賓佐又以其餘力闢餘地爲休沐宴聚之所此園之所由來也予維公置身在仕隱之間而所結構則不華不樸獨能致其公私交盡之誠夫園非官舍乎乃攻緻堅牢勝於私宅爲椽爲甍若邱若壑陰陽向背經緯井如所謂竹頭木屑無棄材芻屨之任悉得其當者非歟而公生平臨事不苟之心見焉嗟乎彼一苟而無所不苟者其尙足恃哉雖然予聞昔淮南盛時亭臺池館美麗甲天下觀揚州畫舫錄

所載銀釵金鋪幾疑神工鬼斧公以二品大員督銷一路勢位
與都轉略等然以斯園較之商居恐尙不及其二三則亦苟完
苟美而已矣而苟之中獨有其不苟者實事求是精神器量足
以舉之也公礪石屬作記予爲揭其微如此公長於文事知予
不阿也嗟乎予聞公名將二十年於秦不見於閩不見獨得見
於茲園今且來爲寓公日輒縱談數十刻相視而笑臭味不差
文章有神交有道其殆是乎特是我兩人俱老矣予不久當歸
公亦有去志異日者朔風漸緊寒梅盛開或徘徊於暗香疎影
之中將有受公之賜而樂其樂者循覽斯記當亦有會於予言
哉花朝前五日長樂謝章鋌倚裝記

張玉珊寒松閣詞序

古不云乎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夫人苟非不得已殆無文字卽填詞亦何莫不然浙西之詞以小長蘆釣師爲職志其生平減偷宗旨備見於自題詞集之中以彼飄零桑海蕭索高門夜別酒徒朝瞻兵氣此何景邪舟舛馬背水曲山椒北風淒其吹人饑鳥昏而啄屋此何地邪引商刻羽其第求派別邪其第美音節邪夫固有迫之於初幹之於內者矣君生長詞人薈萃之鄉濡染已非尋常又得韻甫黃氏爲之導師卷首所載商摧諸言可藥末派可起正宗故君所涉筆銅簧新炙無其脆彈丸脫手無其靈初寫黃庭神與體會知者皆能道之

矣憶予經南昌郭外晤君於野寺四壁黝黯小窗微明君獨據一案校乙淮南鵠烈解細楷流麗如珠走盤蕭然不自知聽鼓應官爲何事乃嘆人惟能甘淡泊之境始有情至之言情愈至品愈高詣愈深蘊抱愈厚激發愈雄將得已邪不得已邪然則君之詞殆其嚆矢耳予於詞旣孱學又多意造況復聞見蒼涼知交零落才華旣退結習遂除棄置不講久矣今讀君詞又不禁怦然有動於中惜乎相逢之已晚也異日者落月在梁碧雲舒卷若有作天風海濤之音唱玉宇瓊樓之句者其殆君乎光緒甲申冬月

答石生振堦

大抵駢爲文散爲筆然亦不可泥也特舉文可以該筆舉筆不可以包文故言文者多言筆者少文者由於詩詩本主文譎諫故其辭不迫切不徑直無論其駢也卽散亦不勝其委婉焉自國風以至離騷及漢賦莫非此旨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也筆者由於書書之記事貴直筆故其辭主徵實不主鋪張主立法不主言情無論其散也卽駢亦不改其質直焉自禹貢金縢以逮馬班莫非此旨所謂修辭立其誠辭達而已矣且夫子爲斯文宗主夫子於易著文言文亦不皆駢而駢者多子特指之曰文然則文者非中於聲律盡乎經緯之謂乎至春秋經皆

散也無一駢語而史遷曰夫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語夫以游夏之文學而不能贊夫子之筆然則所謂筆者固謹嚴而不求藻麗與勸百諷一者不同矣凡文論貌尤當論心故曰不可泥

書永新郭師古古韻彙編

書凡六卷以毛詩爲主括以鳩得谷筐四部

生留心音韻自喜獨得之奇可不謂錚錚佼佼者乎雖然六書以諧音爲宗諧音以偏旁爲主由偏旁求同部由同部求同紐舉一紐以貫衆字此亦古來韻書之通例第古今之音因時而轉亦因地而遷要莫不本於自然此古人不言韻而其韻自在也至於今則區以別矣有商周之音有漢晉之音有隋唐以後之音前哲考之既詳且盡誠以齊語魯語經傳既誌其殊長言短言箋註亦開其例乃欲舉萬有不齊之音使盡歸於一律能乎不能乎古音之必不能復亦如封建井田之必不可行雖出之大儒碩彥之口究亦有此高論而已且古無四聲故曰古人

韻緩不須改協是則不必言平上去入矣今又參以北無入聲之說欲以入聲爲陽平然則又有四聲矣且其四聲又非古來相傳之平上去入用意旣歧立義更創周沈雖起固無從知然亦不過葉斐軒詞韻中原音韻詞曲家以入當平之緒論耳而遂欲改絃更張請垂功令乎昔建安吳才老言叶韻朱子以之注詩連江陳一齋著毛詩屈宋古音義亭林本之爲五書至我朝欽定音韻闡微安溪李文貞實司其成東南嶠外一邊徼耳而數百年來言音韻者視爲統宗吾生其地讀其書心向往之又涉獵近儒之著作其音韻一道如江戴孔段十數家離合出入多大同而小異大抵攷古之功多正今之論少而其考古

則至矣精矣卽欲更作一編雖改頭換面究難免重牀疊屋之
爲若云正今則 欽定諸書頒在學宮同文和聲萬年圭臬儒
生之一知半解更無從置喙矣夫好讀書之人難讀書而有志
著作者尤難古不云乎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所望於編纂之餘
更肆宏通之識庶開口固知其言莒而叩門不訝夫汀茫名山
有靈世之足爲元晏者多矣

孝廉方正劉徵君別傳

閩縣劉徵君道光丙午優貢生己酉舉人分發甘肅以知縣用
歷署渭源永昌平羅等縣補大通縣署莊浪茶馬廳同知秦州
直隸州知州復以軍功 獎敘知府 賞戴花翎先是咸豐元
年舉孝廉方正大科當道以君應知者獨謂名實相稱故不以
官稱稱徵君云君諱存仁字炯甫又字念莪晚號遠園父芸圃
以孝義旌事載省志君其長子幼聰穎異常出編修陳壽祺門
下又與光澤內閣中書高澍然同居累年二公皆當時碩學各
不以尋常相視君亦虛心聽受得其大意君本有志程朱之學
至是益篤於本原於孝友家風維恐失墜父卒年十四事母能

得其歡心有弟三人妹一人家徒四壁形影相弔君愈自刻勵授徒不足以給乃出爲記室遂以次爲弟妹畢婚嫁必竭其力不以貧爲解嘗作小宛詩說教其弟恐修名之不立孤根自危其言絕沉痛令人讀之知免禍禦侮之義其後三弟皆早世君復撫從子如子給薪米課詩書男爲之室女爲之家諸孤不自知其爲失怙之人如是者數十年君雖以筆墨之役與達官貴人相往來而蕭然獨遠不屈其志每遇休沐二三窮交切劘道義旁逮文字無一語及於世俗以故出入官閣累歲而不染習氣人以爲難其從陳編修遊也編修門士極一時之選君與張際亮林昌彝葉修昌林壽圖十數人尤爲莫逆及君以舉人入

都謁選壽圖時爲軍機章京領班素以能文稱所與遊皆名下士聞君至皆倒屣恨相見之晚又以君曾入林文忠公幕府爲文忠所信任愈益傾倒於是侍郎王茂蔭通政王拯翰林孫衣言侍讀孔憲彝葉名灃諸公交相引重接襪題襟極一時投贈交遊之樂君官雖不達而猶及聞乾嘉壇坫之餘風不可謂非幸也及君出爲甘肅令諸公又置酒爲別鄭重繾綣居者爲枚馬行者爲龔黃其議論期許非流俗人之所敢知君年五十餘矣而意氣未衰旣至甘肅數月而君乃宦興頓盡矣於時回亂方殷急兵餉不急吏治旣與君平日所講求者柄鑿大帥置君於幕府其所行多不合君意又去家萬里眷屬消息不時得隨

侍一妾又死每省官文書及聞民間疾苦輒旁皇如搜重疾其
悔恨輕出求歸不得之言屢見於其所爲詩故雖厯署諸縣百
姓皆曰賢壽陽相國邢文端公疏薦天下循良治行者三人君
在其列問之君君曰無政績可言最後卸平羅縣調署秦州道
弗不得通而平羅岌岌有亂形百姓日伺君門勸從塞外行乃
爲君庀車馬執兵衛送數百里叩頭車下別去去未十數日而
平羅亂矣乃知百姓慮君陷賊竭力豫出之嗚乎非有深入於
民心能如是哉君於是入雁門渡臨晉繞道西安將至秦州壽
圖時爲陝西布政使君之同年生謝章鋌亦客遊在陝章鋌者
年少於君君愛其質直結爲文章道義之交者也章鋌知君家

大異於昔兩子皆歿矣其家祕不敢以聞屋亦易主老妻與稚孫時有飢寒之虞乃謂君曰天未厭亂君年且老電影泡幻未知所屆不如卷而懷之歸家課孫爲樂且君素學道當不以升沉生死動其心立言以遺後人料理生平著述尤急務也壽圖亦以爲言且爲謀歸計甚備君乃以病請告旣歸二年章鋌乃謁見君能以道自貞起居如平常教其孫亦漸成立卽今來請傳者孝祐秀才也適寶應王文勤公來撫閩欽君樸學延爲延平道南書院院長前貢士黃俊苑安貧樂道君之舊交也其言親切不腐搜集而刻之爲止齋遺書又以少問學於高澍然爲刻其李習之文讀其久要不忘樂善不倦又如此卒年七十有

六所著書已刻者岷雲樓文集十二卷詩集二十四卷詩餘一卷勸學芻言四卷詩經口義一卷篤舊集十八卷閩邑忠義孝弟傳六卷未刻者易學鉤元二卷詩經條貫口義六卷課兒晬語八卷岷雲樓詩話八卷論文肯綮二卷歸田課孫錄四卷家譜二卷宦海風濤集二卷年譜四卷孝祐將陸續刊布之

謝章鋌曰君舉道光己酉科齒已宿矣同年生皆退讓尊異之君亦殊落落而獨與余親惜其貧恨其不遇又慮其自治之疎也一日謂之曰瑟訓嚴密儻武毅此淇澳詩人所以美武公也意者泊身其必密乎余忽不省漫應曰小德出入可也君太息不語余始覺慙汗雨下君將入都之前十日連日置酒招王

子希徵君林黻庭孝廉黃肖巖太學與之敘別談諧競作孝廉
與余皆氣盛言多指斥一切聞者或色變而君微笑不忤或深
許之曾幾何時而諸君俱盡矣君最老壽其棄賓客亦已八年
嗟乎才華意氣人所常有而獨於根本性情之地可親而不可
狎愈久而愈令人思如君者能有幾哉

王文勤公祠補梅記

寶應王文勤公祠在道山之麓致用書院之東偏其庭有梅十三株不知何時萎其一今春予主講席乃補種焉并修舊扁所謂十三本梅花書屋者懸其中先是書院在西湖疊遭水患乃遷今所既無書屋梅亦不盡舊物特愛公者留其意而已而公之所以種梅置書屋則修其先德樓材殿撰故事也梅俗稱花魁而樓村大魁春榜梅若爲之兆公以是爲諸生祝耳予竊思吾閩之梅若會城之藤山連江之青塘永福之瀨溪崇安之上梅下梅盛者不下千百樹然種者大都利其實耳而品之良楛不問焉若臺榭池亭之所蓄則多購於近郊之花市當其棄擲

空山之中埋沒荒園之側雞圈豚棚之薰蒸田夫野老之摧折
寒煙蔓草塊然無伍梅亦不自知後來之果何位置也一旦忽
有若惜若慰遴選之調護之去塵坳就清淑引而登之經史揖
讓之區梅乎不亦遭際之厚乎乃又洪水災之壓於泥沙毀於
頽垣敗瓦幸而留者幾如碩果嗚乎抑何其成材之不易也然
則心焉數之惟恐其或缺焉謂非人情也哉書院面南崇山環
抱襟江帶海山川所鍾育雨露所長養登高左右望叢綠無隙
而其中最多者爲荔子薰風吹夏丹實滿樹上自士大夫下逮
賈豎車馬酒肉趨炎而奔大抵爲荔忙耳卒未聞霜嚴霧黯之
天有訪梅而來者意者舍祠以外固無地以容吾梅者乎抑吾

聞之昔范忠貞祠前有梅一或曰是宋人之遺也異類逼處祠
內不數年梅竟憔悴死嗚乎是梅也其可與忠貞比烈矣今此
十三株者幸附文勤之宇下接葉交柯相餉以幽香庶幾其勿
忝文勤哉嗟乎西湖之梅非樓村之所及知祠內之梅又非文
勤之所及料然其爲梅則一也臭味詎有差乎予與文勤舊相
善予來文勤有靈必念予卽不念予亦不能不念此十三本之
梅也系以詩曰

抱節孤立天地已寒彼美云遠誰與盤桓成耶毀耶莫測其端
新耶故耶永與爲歡茲堂雖陋俎豆孔安祝梅不朽慰我名山

楊太宜人壽序

自古閨閫傳人庸德爲先奇節爲次奇節足以激厲人心庸德尤足以幹旋家運願庸德亦復不同有循常蹈順而見其德者有盤根錯節而見其德者若夫以一弱女子遭逢大故而卒能上安下妥使其家隆隆日起此豈尋常巾幗之懿範比哉是詩之所謂女而有士行而坤之所以含宏光大也林母楊太宜人者初士秀才之配孝廉夢秋之母也明年年五十設帨之辰在新春六日孝廉將舉壽觴託予表姪李注東與及川劉小雲請爲之文予衰落不善觀縷然而不固辭者則以太宜人賢淑之德聞之有素信而有徵而樂道之也太宜人之舅訥山太學與

予弱冠卽相善而其姑李氏則予中表女弟也太學所居距予家不半里晨夕繼見太學輒召陳幼農沈冰叔李少棠諸君置酒高會其時秀才方髻鬣溫重異常童子至輒依依左右尤爲少棠所鍾愛少棠蓋秀才之舅氏也其後予奔走四方而太學夫婦相繼逝予盡然傷之然而知秀才勤於讀旣乃聞秀才壻於楊旣又聞秀才補博士弟子員予欣然喜曰故人有子矣遷延數年忽聞秀才沒予慨然於天道之不可知每晤少棠輒詢其家輒問其後人而少棠曰初士雖沒不沒也有賢婦在又後十餘年聞孝廉入學又聞孝廉捷秋試予喜甚謂少棠曰是殆母教歟而少棠曰信也非吾甥婦之力不及此請爲君道其詳

初士之沒也其弟開士輩皆幼嗣子方八齡家故貧所餘者老
屋數椽耳枷無重襲之衣甕無累宿之糧吾甥婦拮据有無門
戶不改於平日已爲難矣而吾甥婦又以爲欲與其家必培其
子弟於是以嫂代母以母兼師令諸孤習勤就傅各嫻一藝懼
其性情之或偏也必閑以正道慮其舉止之有乖也必訓以古
義其或扞格而不入也則需以時日將以委曲蓋方寸之中不
知費幾許心血而諸孤始克以有成且林楊兩家皆鉅族也當
其時外家兄弟內家羣從方以功名科第相繼起炎炎如初然
之火而吾甥婦闇然處約視富不震履貧不訕譬之萬花俱發
之時而穉竹數竿蕭然於紛華之表此雖學道有守之君子亦

或歛歔而起而吾甥婦不一改其常古云立節易存孤難信乎其能存孤矣吾所見貞節多矣無如吾甥婦賢也予肅然動容敬聽之抑予又聞太宜人習禮明詩常親筆墨蓋太宜人固琴友先生之女子洵太史之妹其淵源有本也余觀古來有名閨秀無不通達古今故能知大體今太宜人出其學問之氣以醞釀其門材開士參戎宣勞沿海蔚爲水師名將孝廉倜儻能文章轉瞬扶搖直上家庭雍睦囊無異財人無異趨長幼秩然惟太宜人之教是率詩曰令妻壽母誠無愧於爲妻爲母其壽詎有窮期哉夫節孝之子孫其興必久必大庸行之至通於神明非諛辭也若夫自奉淡薄性好施與雖戚儻所共欽然在太宜

人則末節也予特舉其大者孝廉殆可以此侑一觴乎謹序

常惺惺室遺稿序

甲申予主講鹿洞胡生明蘊奉一卷書求序則其兄蕭藻拔貢之遺著也精心窮理導源於五子而筆力勁質能自達其所見惜乎天不假年未臻大成而遽歿則撫卷而太息欲涕者又豈獨明蘊以兄弟之情而然哉黃星石曰君在吾榜爲第一有志之士而明蘊之言曰吾兄爲學日新月異未嘗一日有自足之意星石篤實爲君齊年交明蘊開爽爲君哲弟其言必不阿不誣然則君遺書之分際可知矣昔朱文正公序其兄筍河先生之文曰自先兄亡後世皆以通責珪謂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觀文正之言若欲然不自信然而今日二朱之名並懸霄漢雖

笥河自可千古而文正尤能不朽其兄是則張胡氏之家學使君聲施於後世者其在明蘊哉其在明蘊哉予衰老荒落使得見君當有以激厲其志氣茲因星石之歸也勉綴此篇附致明蘊三年宿諾千里遙情其能無慨於中哉若君之家世行誼則明蘊之行略詳之不復贅光緒戊子春長樂謝章鋌序於致用書院惟半室